

# 曙光初露——對「中國教會神學思想 點滴」的反省

劉賽眉

讀「中國教會神學思想點滴」一文，發現該文正代表着處於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基督徒，對自己信仰的內涵努力重新再作反省。陳澤民副院長在「點滴」一文裡，很明顯是想重建一個適合當前中國環境的神學。一方面，陳副院長對中國文化的特點，當代中國人的處境和經驗均有認識；另一方面，他又似乎熟悉傳統神學，也接觸了一些近代西方和第三世界的神學思潮。

無疑，自從天主教梵諦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在各地興起、駕馭着整個神學本地化運動的「道成人身」的思想，亦領導着今日的中國神學起步。正如耶穌基督降生成人，負擔了人的一切罪過，陳副院長所描述的中國基督教會也願意接納國家在建設過程中的「並非盡善盡美」、「缺點、錯誤、甚至悲劇。」陳副院長所意欲發展的本地神學，無疑是一個「群眾神學」，也就是「與人民站在一起」的神學。他認為：「與人民站在一邊」為中國的神學思維展開了一個「極其廣闊」的前景。

「恩寵與自然」是神學討論很基本的問題。對恩寵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的不同看法，不僅會影響對教會、基督、聖事，以及其他信仰奧蹟的解釋，而且也影响着基督徒的「世界觀」。「點滴」一文不贊成把自然和超自然劃分為二元對立，却傾向於一元論。的確，過去在神學上，由於受到自然與超自然二元對立的看法所影響，造成輕今生、重來世。基督徒對現世的一切痛苦、不義、和邪惡等，束手待斃，把幸福寄托於無法把握和遙不可及的未來，這也就應驗了馬克斯所說的「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然而，按照正確的神學傳統，正如陳副院長所熟知的，聖多瑪斯亞奎那便主張：「恩寵不但不破壞自然，而且成全自然」。

陳副院長的「世界觀」顯然是統一的、動態的、和有神的。他對「宇宙」和「罪」的看法流露着德日進的思想。

既然，「與人民站在一起」是今日中國（基督教）神學的出發點和骨幹，則不難明白，何以在「聖三論」上特別強調這端教義的「社會涵義」和它所表示的群體觀念，而不着重傳統神學上所爭論的「同性同體」的問題。在「群眾神學」的框架裡所發展的基督學，很自然會是「降生的基督學」。而且可以說，「道成人身」的基督是整個神學的樞紐，事實上，陳副院長也說了，這個圓形的神學體系是以「道成人身」的基督為圓心的。

奠基在「降生」的基督學上，中國的教會學願意視教會為「酵母」。教會不是處在神與世界之間的橋樑。相反，她是在群眾裏面，成為人類大家庭及民衆中的一份子。教會生活在世界中與世界一起面對神的召喚。在這樣的思想架構下，無怪乎陳副院長視「教會首先是一種精神上互相關心的團契，其次才是一個從民衆中被呼召出來的組織。」換言之，教會首先與人民站在一起，然後在人民（包括基督徒）身上去聆聽神的呼召。

筆者並非對「與人民站在一邊」的教會學有何批判，事實上，只有切身處地的人才可能也才有資格為自己的本地教會創造一個神學，因為局外人缺少了他們親身經歷的體驗。但另一方面，在近代教會學的發展上，似乎我們仍然強調，教會之所以成為教會，乃是因為首先神召叫了她。神從萬民中選拔了這個團體，又打發她回到民衆中，成為僕人、成為酵母、成為鹽和光。所以，我們視神的呼召為首要因素，這一點似乎與陳副院長的教會觀有些出入。筆者在此提出這一點，只是提供參考，並無批判及指斥之意。按筆者所了解，縱然保持神的呼召為首要因素，仍不會破壞「群眾神學」的路線。不少近代神學家主張教會首先是被神所召叫的一個團體，另一方面亦很好地解釋了「教會是僕人和酵母」，因為，教會的被召正是為了成為衆人之僕，及成為世界之酵母。

對於「終極論」，陳副院長贊同莫爾曼（Moltmann）的意見，認為「終極論」的重點應置於對人類未來的希望上，而不應強調末世性的毀滅和大災難。一方面，在討論「終極論」時着重「希望」一點是很積極的。另一方面，筆者認為，這「末世性的希望」是建基在死而復活的基督身上。「道成人身」的基督使基督徒樂於與人類同行，分擔人類的喜樂與憂苦、成功與失敗；但「死而復活」的基督却給予人在世界中的希望。這希望，正如解放神學家所說的，是「產生行動和改革社會不義的泉源」。當談到「末世性的希望」時，筆者便想到，陳副院長所說的「以道成人身的基督為圓心，以人類社會為圓周圓形神學體系」可以擴充為「以道成人身、死而復活的基督為圓心，以人類社會為圓周的圓形神學體系。」

最後，陳副院長認為，一個「具有中國特點，適合中國教會實際情況」的圓形神學體系，與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不同。雖然二者有相似之處，因為皆以人民立場出發，有類似的歷史遭遇，但拉丁美洲的神學是以解放為目的，這解放是通過社會與政治鬥爭去完成，而中國的神學却以「和解」及「言歸於好」為目的，因為中國的社會已獲得了解放。

的確，以「和解」為目標的中國神學比拉丁美洲的神學跨前了一步，而且具有中國文化中「圓融」的特色。和解神學雖然仍會面臨許多需要思考的問題，例如：與神和解以及與人和解二者之關係，這既縱（與神）又橫（與人）的和解如何在具體的中國社會發生……等等；但無論如何，若這個和解神學是健全的，它一方面會包含和完滿了解放神學的訊息，另一方面，它又避了解放神學一直所面對的爭執，就是：救恩與解放的關係、神的恩典與人的行動的關係，以及宗教與政治的關係等等。既然中國的和解神學是着重統一，則上述解放神學的爭執因素理應可以在和解神學內取得平衡的綜合。

畢竟，陳副院長及其同工們的努力，值得讚賞。不論這圓形的神學系統最後會如何發展，是成功抑或是失敗，至少中國神學之誕生已顯露曙光！